

花言峭语

《倩女幽魂》故事如何穿越四十年



钱眼识人

小猫救世界

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中，最佳动画短片《猫猫的奇幻漂流》正好在国内公映，佳音传来，马上改为全线发行，因而越来越多的观众可以进影院随小黑猫在洪流中漂流，冒险。不过，可能有些观众性急了，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预期，片中别说没有台词，连字幕都没有，有的只是自然的环境音和小动物本来的声音，比如猫咪睡觉时的呼噜声，对于刚刚从“哪吒”的炸裂视效中走出来的朋友而言，落差之大恐怕一时很难适应，更别谈去感受电影底层的深刻寓言。实际上，这部动画片的确更适合给成年人观赏，没有思考则余味打折。

猫猫出生在一个田园诗歌般的原生家庭，犹如赤子，房子周围是各种猫的雕塑，房间里有猫的素描，暗示它的主人（其实就是父母）品位不俗，志趣高雅，我觉得他们背后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。洪水到来时，猫猫爬上一个巨型的猫雕像，这个雕像形态神似自由女神像，而后者就是前AI时代工业文明的高峰，一次洪水就意味着一次文明的崩塌与重构。

诺亚方舟上的所有动物本质上都是人。性格气质最突出的是狐猴，它贪婪、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，比如铜镜，它的同伴喜欢戴着金属项链或者手串，相对于猫猫的出身，大概就是暴发户，狐猴最终融入团队始于未泯的良知，很大程度上也是生存需要。大黄狗是狗群中觉悟最高的，狗狗们结伴而行、好斗，在结尾回到陆地上的狗狗看到一只兔子跑过，就可以放弃营救水豚，由此可见暴力逐利的本性。水豚是这个社会安心的基层，善良的好人，是第一只爬上诺亚方舟的动物，也代表着导演内心的价值倾向，让好人活下去。

两个动物是有宗教意味的。首先就是蛇蝎，一旦它有了悲悯之心，就被族群惩罚、驱逐，结局是经历了凤凰般的涅槃，它很像是有信仰的修行者；而鲸鱼几乎就是神，它每一次出现都是意味着猫猫死里逃生，第一次推动帆船也就是诺亚方舟靠近，第二次搭救差点溺亡的猫猫；第三次带来丰富的鱼等等。鲸命运的结局是搁浅，片中“一鲸落万物生”形象化了，它的背后就是诸神的黄昏，那些罗马柱、残垣断壁与之呼应。猫猫一头一尾都在水中凝视自己，代表反思的闭环，经过一次漂流，它已然完成了成长，懂得了很多，比如共赢，比如取舍，比如包容等等，片中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一个人，但人类的印记无处不在，猫猫曾在水中看到人类的雕像，他伸出求救的手掌。我自己的解读是，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遗忘，并且因此不断重复悲剧与痛苦，或许人类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洪水，一次又一次登上方舟。这些人类的故事投射在动物上，猫猫和它的朋友们开始了自我救赎的漂流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

往往能和当下现实契合。

这都超出徐克和程小东的预想，一个来自《聊斋志异》里的故事，到了他们这里，被加入了新的理念，有了新的因素，但经过他们重塑而成的《倩女幽魂》，在许多年后，在不同的地方，依然能像种子一样，发出新的芽，长出新的叶片，开出新的花。

这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充分必要条件，有时代立足点，有经得起打量的理念，才能超越时间，超越地点，超越观念的壁垒，得到新的认识和理解，重新焕发光彩。《倩女幽魂》故事，也大可以被重新诠释为社畜和公司的故事，AI时代和古典人性时代的冲突的故事。

当然，这对观众，既重要又不重要，观众要看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是瑰丽的画面，或者青春的容颜，寄托各自的幽思，发散各自的块垒。但故事背后的那些情思，那些谜题，其实也像聂小倩一样，披着美丽的皮囊，时隐时现，在不同的时代，得到不同的诠释和理解。

韩松落

作家

曾原秋

媒体人

长风新

媒体人

一辙。

同样的议题，后来进入大陆影视里，并且各自有承袭者，妖鬼故事，往往继承《倩女幽魂》发展出来的人鬼身份问题，并在此基础上有进展，比如《捉妖记》。妖得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由，得戒荤、食素，或者载歌载舞地表明心迹，说明自己也在为生活奔波，是无害的，和人类有着共通的人性。但在他们被整体否决的情形下，这种努力并没有用。捉妖吃妖的天师应运而生。妖和人的矛盾，妖和天师的矛盾，好妖和坏妖的矛盾，妖和那些投靠了天师的伪妖之间的矛盾，是这个故事最关键的推动力。但最核心的部分，还是人和妖的矛盾。《捉妖记》或许是一部与“存在”有关的电影，在欢乐洋溢的外表下，藏着一质朴的道理，给孩子看，给大人看，都刚刚好。

谍战片，则继承了《倩女幽魂》到《无间道》发展出来的身份谜题，和善恶选择谜题，在乱世之中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如何在身份资料缺失，联络人死亡的状态下，继续明确自己的身份，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，继续坚定自己的信念。虽然立足在战争年代，却

转型的启示

角色的年轻明星的烦恼了。明明眼前有雪片一样飞来的剧本，明明粉丝们的热烈讨论的“好饼”与“毒饼”都在眼前，但到底怎么选？除非拥有极其坚定的心志，否则他们总是陷在相似纠结里。

选偶像剧，当然称不上出错，随便一选几乎都是大IP改编，在平台内部的评级也高，连人设都必然是光芒万丈，演起来驾轻就熟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你会看到部分演员重复在套路里打转：有人几部戏换不了一次头套，不同剧集的剧照放在一起毫不违和；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还原高光时刻，眼中含泪，吐血倒地，是“美强惨”的标准范式；还有人永远固定了相似的魅惑一笑，仪态僵硬，连嘴角的弧度都已经半永

久固定。未必是这些演员真的不会演戏，只不过偶像剧对他们来说是天然的舒适区，不用费劲，早有粉丝截取最完美的角度献上夸奖。尤其剧组对偶像剧的想象实在刻板，于是他们怎么演似乎都是对的，哪怕心机深沉变成皮笑肉不笑，态度决绝变成眼神呆滞。没有人会说不好听真话，有的不过是一而再再再的吹捧。而那些被差评攻击到体无完肤的时刻，大概也时不时会让当红明星们意识到：青春饭没有几年，在偶像剧打转是“不思进取”，那去大导演、名编剧加持的现实题材正剧闯闯，总算得上是突破吧？可惜，越是声势浩大，越是暴露短板。当他们带

跟儿子不合，二人命运又有些殊途同归的意思。到了此时，台上那位歌唱家到底是真是假，已无人细究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尹正饰演的真浩良的儿子，为了给父亲筹集巨额手术费，与骗子联手四处演出骗钱。假爸爸加上真儿子，甚至同台献艺，颇能瞒天过海，因此流窜作案，屡试不爽。父子和解的故事常见，这部电影的巧妙之处，真爸爸大多时候隐身，儿子通过与假爸爸的一段旅程，才开始真正认识父亲。巡演过程有公路电影的形式，对父亲的改观过程，又有拼图游戏的意味，比如见到徐峥饰演的马局长，倪虹洁饰演的赵小萍，听他们讲述往事，才拼凑出一个有情有义、正派且有风骨的父亲形象。不仅儿子深有感触，连假浩良也似被本尊的人格魅力所感染，

学唱歌易，学做人难，更联想起因为自己怂包，儿子至今不肯相见。他最后勇敢地昭告天下，他就是赝品——伪装者重新做回自己，假爸爸变作真爸爸，其中互文、对比、翻转，确有动人之处。

影片改编自作家苏兰朵的小说《歌唱家》，从小说到商业电影，中间改编可说是经历了千山万水。从片名修改也可见，故事重心已挪至父子情深，这也无可厚非，主打亲情牌喜剧片，更方便新年贺岁。但也因此错失了一些别的可能，让故事往深往里走的可能，比如像《年会不能停》的类似设定，一枚螺丝钉的错位，足以导致整套运行系统发生紊乱。在《假爸爸》里，假演唱家的出现，并未对世界产生任何干扰，顶多

早闻狄声

因为《编号17》，突然想起罗伯特·帕丁森曾经也称得上是“奶油小生”。因为不甘于《暮光之城》的差评以及帅气外表的束缚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频出演非主流电影，用各种配角形象把自己打扮得“邋里邋遢”。这种尝试有些成功，有些不然，甚至经常让他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，直到《信条》才彻底翻身。但回头看那段“邋里邋遢”的岁月，他早有清醒发言：大多数演员想转型的原因，无非是一度对自己感到非常难堪和羞愧。正如他深知大部分找上门来的“主角”剧本都出于商业考虑；而只有奇奇怪怪的配角，才让他有了自由的发挥空间。这段话足以概括大部分正在上升期、拥有过一两个成功而漂亮的

情人看剑

“曾经的顶流沦为驻唱，三千元唱三首歌”，常有这类标题的短视频引人围观，要么一阵唏嘘，要么直呼佩服，凭劳动吃饭，什么岁数都不丢人。在贾冰自导自演的电影新片《假爸爸》里，也有这样一位老艺术家，热衷于走穴站台，活跃在城乡演艺市场。不过，这个故事却有一个新奇的设定，这位名叫浩良的老歌唱家，其实是个冒牌货。原来这个假浩良是真浩良的徒弟，不仅长得足以乱真，连音色唱腔也模仿得惟妙惟肖。贾冰一人分饰两角，一个是迟暮体弱之本尊，一个是风尘颠沛的小民，各有各的可怜，唯有在灯火璀璨的舞台上，熟悉又苍老的歌声响起，他们才可获得回光返照式的片刻光彩。一旦退居到现实里，又被打回原形，都缺钱，都